

#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

悦读

闲话改诗

朱美祿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于诗歌而言，也是如此。

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者须随物赋形，曲尽其妙。但是，“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般说来，诗歌初成之时，作者尚未从所营造的情景和氛围中走出来，加上“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作怪，所以难以发现其中的问题。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冷”处理后，问题方才暴露出来。唐子西曾深有感触地说：“诗初成时，未见可赏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这确实是深谙创作甘苦者坦诚的告白。

既然既成的诗歌存在问题，那么改诗就很有必要。清代才子袁枚在《续诗品·勇改》一文中说：“千招不来，仓猝忽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如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袁枚并不否定诗歌“一铸而定”，无须修改的情况存在，但是诗歌有弊病，就须勇于改正，即使宝贵异常，也要摒弃不惜，只有不断修改，才能练就诗歌精品。

历史上通过修改而成就好诗的典型当算白居易。据周敦颐说：“白香山诗似平易，间阅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深入人心、脍炙人口，修改于有功焉。其实白居易不仅是勇于改诗，甚至以改诗为乐。他曾经夫子自道：“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从中可见一斑。

改诗，也是成就经典的有效途径。据《唐才子传》记载：“齐己携诗卷来袁谒谷，《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觉投拜，曰：‘我一字师也。’”郑谷把齐己《早梅》诗中的“数”字改为“一”字，充分凸显了“早”的意蕴，成就了一篇经典作品，因此被齐己尊为“一字之师”。《随园诗话》中说，

雅趣

山水清音

张铭

中国画艺术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高度程式化的艺术门类。其中，以山水画最为完备，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纳。早在南朝时期的宗炳就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澄怀味象”“以形媚道”“质而有趣”等美学观点，强调了画家和自然的关系，对画家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近现代以来，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迅猛，名家辈出。特别是在当代，传统山水艺术被当代人的新观念、新技法冲击着。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判断。然而喧嚣过去，当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传统山水时，依旧感到清香四溢、绵延永恒。如何表现出中国山水艺术之独特之美，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山水画家探索的课题。其中陈凤新山水画以传统山水画为根，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构成画面，将传统绘画中的理与法转化为自己的笔墨语言，呈现出当代性的时代气象。

中国画的画理就是其自身的原理与法则，是中国画的发展、运动、变化的规律，与中国文化息息相通。由此可以说明，中国画为什么要强调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之道理之所在。同样，中国画的画法就是技法与法则，是千百年来前辈画家们的高度总结，陈凤新在



《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图 傅抱石作

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有移山填海、开天辟地的力量。”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为这首诗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中国作家中，只有成仿吾、冯雪峰等少数几人参加过长征，他们对长征诗的理解最深刻、最直接、最有说服力，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亲历，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两句，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是毛泽东这首诗的验证人。成仿吾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巧渡金沙江成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与堵截，是我军在这次空前的战略转移中取得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根据他在陕北苏区的采访手记完成了新闻报道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当年10月，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书中第五篇《七律·长征》的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

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接着，他抄录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1938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这样，毛泽东的这首《七律·长征》，就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而走向世界了。

1938年2月，获得斯诺授权的上海租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并更改书名为《西行漫记》作为掩护，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正形象。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也随之更为世人传诵。

1957年，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正式发表于《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颈联中的原句“金沙浪拍悬崖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这一改动，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毛泽东所说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是指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罗

元贞教授。

那时《七律·长征》已广为传诵，罗教授读后，觉得诗中的“细浪”和“浪拍”中有两个“浪”，显得重复，应该把后一个“浪”改为“水”字。于是，1952年元旦，罗元贞在写给毛泽东主席的《贺年信》中，附带提出了自己的上述建议。毛泽东收到信后，感到所提意见十分中肯，当《诗刊》正式发表时，就采纳了罗元贞的意见。后来，罗元贞为毛泽东改诗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他便得到毛泽东“一字师”的雅号。

从1935年写成这首诗至今，80多年来，《七律·长征》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诗中的词句被广泛引用到与长征有关的各种事物，也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仅以长征题材图书的题名为例，就不下千余种。

创作于长征末期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初到陕北时所写，也代表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这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详述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诵读毛泽东长征诗词，历史风云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艺林史话

## 雷诺阿的“幸福哲学”



卡涅的雷特庄园老房子。雷诺阿作

鹿鼎公

著名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是与克劳德·莫奈齐名的印象派大师，为现代绘画的主题及表现形式的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给莫奈的信中，雷诺阿说：“一个画家应当只通过他的绘画来表现自己。”在所有印象派画家家中，雷诺阿也许是最受欢迎的一位，因为他所画的都是美好的人和事物。他是女性形象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里，女人都健康美丽，儿童都天真可爱。他们沐浴在阳光下，肤色红润。雷诺阿说：“只有当我感觉能够触摸到画中的时候，我才算完成了人体肖像画。”

雷诺阿晚年居住于被橄榄树环绕的庄园里，虽然身受病痛折磨，但仍坚持将苦涩化为缤纷甜美的色彩。他说：“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来。”因此被誉为“幸福大师”。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遇到橄榄树下的雷诺阿”展览，以雷诺阿生平最后20年在法国南部家族农场的橄榄树为线索，将雷诺阿与其曾孙雅克·雷诺阿联系在一起，以艺术温暖人心。几幅风景画表现雷诺阿晚年居住的法国家涅小镇及寇雷特庄园的静谧风光。静物画则包括花瓶里的玫瑰、杯子等日常生活场景。更多的是人物肖像画，通过著名的浴女题材和温馨

亲情两个作品系列，完整还原了画家生平最后20年的创作道路。

作为雷诺阿的嫡系曾孙，雅克·雷诺阿既是电影导演，又是有名的摄影家。此次展出他的摄影作品，主要以橄榄树以及人体为主题。雅克将橄榄树视为天然的雕塑，效仿曾祖父的画作，将模特和橄榄树融入摄影创作。橄榄树的质感是粗犷的，线条是硬朗的，而旁边的女人则是柔润细腻的，通过黑白色调的处理，突出了橄榄树的形状、质感以及生长的力量，表现人体美的自然与生命力，以影像作为媒介，传承延续雷诺阿的幸福哲学。同时，由雷诺阿家族官方授权的雷诺阿彩色铅笔等，让人们在欣赏艺术之余，可以“把雷诺阿带回家”。

即使是高龄加上严重的风湿病折磨，雷诺阿也没有间断每日作画，只有作画才能让他从肉体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关节肿大到不能握笔，佣人将笔绑在他的手指上，利用手臂来作画，他一样可以精准表现人物眼睛里的泪珠。双腿不利于行，靠人把他抬到庄园里的花房，对着自然光线下的模特作画。雷诺阿的一生，不论是早年的穷苦岁月，还是晚年遭受家庭变故，他都没有画过悲伤的事物，他的作品永远让人如沐春风。他说：“为什么艺术不能是美的呢？世界上丑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徐延华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诗词，是其整个诗词创作中的一个重头，可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可以看出，长征前后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诗人着力创作的几首诗词，生动再现、描述了红军长征中那些崇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和情景。

细数毛泽东长征诗词作品，大体有《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7首。

这些诗词的一个共性就是大手笔、大气势、大胸襟，借物抒怀、托物抒情、寄情于物。写于长征中的开篇之作《十六字令三首》，就是代表作之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写山的高耸连天；“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写山既像江海中的波涛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在战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写山的坚强无敌，立地顶天。三首诗看似写群山，写山的奇险，实则是在歌颂我们伟大的红军是中国革命的擎天柱石，歌颂红军正在开创的伟大业绩。

此外，《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创作的最为经典的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全诗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逼真地表现了红军的伟大形象和乐观主义精神，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

这首诗写于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已走过最艰难的路程，即将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甘肃地方党史》载：“1935年9月19日，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拉梁（即岷山），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和《念奴娇·昆仑》。”《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刘英撰写的《长征琐忆（节录）》中也说：“1935年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二天到通渭县城开干部会，毛主席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诵了后来十分出名的《七律·长征》诗篇。”“毛主席那伟大的胸襟，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激励

读书偶得

## “一句能令万古传”

陈斐

北宋诗人潘大临秋日夜间清卧，听到搅林风雨声，于是在墙上题道：“满城风雨近重阳。”刚写了一句，就被不速而来的催租人打断，因此败意。朋友写信问他近日有新诗否，他回信说“只此一句奉寄”（事见《冷斋夜话》）。这个故事既说明灵感之稍纵即逝，也说明佳句之难得。也许正因为难得，中国诗学很早就形成了“摘句褒贬”（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传统，不少诗人以一句一联扬名立万。如郑谷说王湾“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卷末偶题》）。贺铸因为“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句，被称为“贺梅子”。对于诗词等文学创作而言，佳句作为接近理想的最小意义单位，尤其具有借鉴价值。古往今来，专门汇集佳句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唐代元兢《古今诗人秀句》、晚清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今日《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等等。不少诗歌选本也在最后附录“摘句”一项，将全篇未必都好的碎金片汇集在一起，如清末朱樟、冷昌言编选的《宋元明诗三百首》。近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真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韵文名句类编》，即是一部上承中国诗学深厚的“摘句”传统且在体例上颇具匠心的佳句汇编。

在编著体例上，此书体现出处处为读者考虑的温情。全书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清末，包括诗、词、曲、赋、杂剧等各种韵文体裁作品中的名句近3200条。首先，编者按照题材或主题相近原则将其分为“理想抱负”“爱国忧民”等22个大类，每个大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凡166个小类。如将“爱恋家庭”分为“爱情”“婚姻”“欢娱”“悼亡”“忠贞”“离愁”诸小类。每个小类下再系以若干相关名句，如“忠贞”小类下收录了“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诗经·卫风·氓》）、“荣华一朝尽，惟余心不变”（南朝·宋鲍令暉《古意赠今人》）等名句14条。这样，更便于读者阅读、写作时集中揣摩、欣赏。每条名

句后面，附有白话“释文”，有些难解的字词、典故、制度、名物等，还加了简要的注释。释文与注释相结合，使此书与习惯了白话文的今日读者贴得更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能领略、品味所选名句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魅力。“出处”部分，作者详细标明该条名句所从出的篇名、作者及其朝代，篇幅短小的收录全文，篇幅过长的也尽量完整节录与所选名句意思相关的一章。如此，使读者既可以单独欣赏名句之妙，也可以根据兴趣领略全篇之美，既能观赏鲜艳夺目的红花，也能看到陪衬、滋养红花的绿叶、枝干，在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中获得鲜明而周全的审美体验。书末，编者还考虑到今日读者大都是学习汉语拼音长大的，为方便其翻检，特意编制了“音序索引”。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著立场。编者本身是古代韵文名句的受用者，在诗词创作和文章写作时常常翻检类似著作，故能从自身体验出发，在编著体例上取长补短，力争更便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读者使用。

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但如何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更新传承、传播手段，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至今仍是一个亟须破解的“瓶颈”问题。数年前，笔者发起“新风雅”诗社，南怀瑾先生在题词中提到：“诗、词、歌、赋皆是代表一个民族、国家的精魂所在，故孔子修书首重诗传，岂其偶然哉！”（《新风雅》创刊号）如果说诗词等韵文是一个民族的精魂，那么韵文中的名句更是精魂之精魂！在节奏紧张、压力加大、时间“碎片化”的现代生活，读读韵文名句，不论对于中小学生的诗词教育，还是成年人的修身养性，抑或诗词爱好者的阅读创作、文秘人士的案牍写作，都不失为一种简单、高效、可行的提升策略。此书所选韵文名句，有一些是人人耳熟能详的老面孔，但更多的是“人人心中有，人人口口无”的新相识。上班途中，工作之余，开卷一读，旧雨新知，齐奔眼前，快何如之！